

馬季鈴筆書：

陳
北
特
寫

【

印 編 社 版 出 心 中

以此書贈給新中國的青年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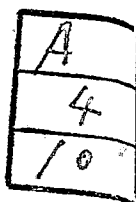
我們光明、純潔、熱誠、勇毅。

愛國家、愛民族的青年朋友們！

MA
I253
145



3 1761 4092 3



陝北特寫目錄

陝北鳥瞰(代序).....	馬季鈴(一)
沒有太陽的延安.....	馬季鈴(四)
行路難.....	丘心源(一三)
蟠龍點滴.....	馬湘藩(一六)
唉，安塞.....	丘心源(二〇)
開荒.....	黃明灼(二三)
解放社.....	丘心源(二九)
「抗大」所謂「革命的重工業」.....	何茂生(三一)
女大風光.....	杜根(四四)
荒涼的藝術之宮.....	俞謙(五〇)
鬥爭會上.....	周翔舞(五四)
作者介紹(附頁).....	(五九)



陝北特寫目錄

陝北特寫目錄



陝北鳥瞰

(代序)

(南)

「你，走入祖國的一個特殊區域了！」
「你立足在這塊異樣的土地上，望望四週，回顧一下後面，自然而然，一種悵悵的情緒，會塞住了你的胸膛……」

踏着十二月沒經的積雪，在陝北高地上，不知走了多少路。當我們走過了黃帝陵，跨過了洛川，踏進了鄜縣境界的時候，人爲的環境，立刻驚醒你：「你走入祖國的一個特殊區域了！」

假使你是坐汽車的話，那末，城門口車站上的衛兵，一定要一一檢查，從你的行李，直到你的來路去跡；如果你要在所謂「邊區」停留的話，那末，頭痛的事就更多：路條之外，更要鋪保，身份證明……等等。據說，這樣爲的是防止「奸細」混入這「神聖約土地」。自然，這種情形你不坐汽車，走小路也一樣；不過，檢查你的人，是手執紅纓槍的老鄉而已。

現在，你已立足在這塊異樣的土地上了，你望望四週，你回顧一下來路，自然而然，一種悵悵的情緒，會塞住了你的胸膛……這裏的人，對於一個異鄉旅客，都用一雙冷眼注視着，使得你的行動大大促起來。

不錯，這裏的氣候是比較冷了；而且，經歷也一定告訴你，你一路而來，是在不斷的爬山，山，離

陝北特寫



海面是愈走愈高了。

「請你登上我『心上的飛機』，面前攤開了一張陝西省的地圖，居高臨下的來鳥瞰這特殊的區域吧！

下界，一片刺目的銀光，耀得我們眼花，啊，離開關中平原已經很遠了！山上的雪，不斷的在積起來，周圍的空氣逼攏來，把你呼出來的炭氣，在鼻孔裏結成絲絲的冰；假如你沒有一個大的口罩或鼻罩，那你要受苦楚了。

儘是山連山，山連天的茫茫山叢，地圖會告訴你：「這裏是六盤山支脈，橫山脈與梁山脈的蟠結所在，已經是延安上空」；再高上去，就可以把所謂「陝甘寧邊區」的陝北中心區都見到了。我們底下是所謂「延安直轄市」。向東望去，那滔滔的黃河邊上的兩個小城，是延川與延長；從此向北直上，有滑澗綏德兩縣；在西北山叢裏，還有延塞橫山；加上我們剛才過經的鄜縣，甘泉，與延安三縣，那末，陝北中心區，共有一市九縣。

你一定早已聽說過，在這許多縣裏，都有兩個縣長，一個是中央委任的，一個是「邊區政府」由所謂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委任的縣長，住在城裏，而且行政區域，也往往只及一城，城外都是「邊區」縣長的世界，所以，他們譏笑中央的縣長，叫「城長」。「邊區」的縣長，住在鄉下，平常一個外面去的人，是不容易找到他的，因為，他住的地方既偏僻，而且穿的像個「土包子」，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還多半不識字，你說奇怪嗎？他們會安慰你：他「文化水準」雖然不高，但是，「政治水準」卻很高；據說是所謂「會

經領導「革命」過來的」，所以老百姓都要惶恐地擁護他。你大概懂得，所謂「邊區」的縣長，就是這類人！好，讓我們的飛機再向東北飛吧。這是荒涼的地區了。你看，東面是黃河，北面是長城，長城外面，就有沙漠。這裏，就是所謂神府分區。包括兩個縣——神木與府谷。山，豎得更高，寒風凜凜，下望人烟寥寥：「好個荒涼地區呀！」雖然是白天，狼與野豬那類小猛獸，也敢在山上覓食，所以，二十七年夏天，日本鬼子渡河到這裏，也搖搖頭嘆嘆氣，回去了！沿着長城往西，五六百里過去了，靖邊，安邊，定邊，陸續在翅膀底下掠過，我們的機頭已跨入寧夏省了。那底下亮晶晶的一個小湖，就是「邊區」政府的大財源——鹽池。爲了這個鹽池曾和毛主席血戰幾次；現在附近山上，還是稠叢林立，有大軍在那兒埋伏。安邊，靖邊，定邊，等處的鹽池，就稱爲三邊分區。

從此，我們的飛機，又要向南轉飛面對陽光，覺得滿身溫暖了；不錯，此刻我們底下的環境，也較剛才所經過的，要暖和，熱鬧。這裡是「邊區政府」的倉庫，所產麥與棉花，是每年有餘，而且還有點大米出產呢！慶環分區管轄環縣，曲子，華池，固北四縣，全在甘肅境內；關中分區越界在陝甘邊境，也轄四縣，就是正寧，寧縣，淳化，枸邑，這一帶地方，不但出產豐富，而且人烟也較稠密。「陝甘寧邊區」，自稱有二百萬人口，倒有百分之四十，是住在這這的。

此外，在「邊區政府」的機關報新中華報上，的確，我們時常看到什麼子丹縣，新正縣……等，不見經傳的新縣份，聰明人一想就明白，這是共產黨的「創作」；我們一來不明白這些新縣份的轄地，二來

沒有代爲宣傳的必要，誰耐煩追究這些新花樣呢？

沒有太陽的延安

馬季鈴

住在延安的人，是不大容易看到太陽的……因爲，太陽是喜歡海濶天空的，那狹小的世界，叫他怎樣插足呢？

在延安的人，看不見太陽；連國旗上的青天白日，也只看到二個啊！

一 破碎的古城

假如說延安曾經一度出過風頭，一度熱鬧過的話，那麼，這風頭是落落了。

城，已經破碎得不像樣，城裏沒有座完整的屋子，也沒有個居民：炸彈把一切房屋都「平等」了！到處都是炸彈坑，碎磚瓦礫堆滿了大街小巷，全城中央的鐘樓，四個角炸去了三個，樓壁像破棉襖一樣一片片的撕爛了，一口古銅的大鐘，孤零零的吊在半空中！

延安城直像個荒寨，城門口沒精打采站着的衛兵，正像個墓園管理人。

二 凍死了的延河

十二月的風刮着，雪下着。

山上是厚厚的雪，山下也是厚厚的雪，雪，還不時的下着，漫天遍野的雪，雪封着延安。

住在延安的人，是不容易看到太陽的！特別在冬天，更難以接近陽光的愛撫，因為，太陽是喜歡海濶天空的，那狹小的世界，叫他怎麼插足呢？

風，整天整夜在山溝裡刮着，空氣是愈刮愈冷。延河終給凍死了，冰，從河面結到河底。

每天早上，在東關，見到一羣一羣的老鄉，趕了毛驢駝着貨物，從冰面上走過，到南門外的新市場，與所謂北市場，去做買賣。除此以外，在吃晚飯以前，你很難在延河旁邊見到人影了。

清涼山脚下幾十個炸彈坑，訴說着延河的命運。

緊靠延河的東岸，在不到二百米達的一條線上，勻整地散佈着二十多個五百磅的炸彈坑；每個坑的直徑有四五公尺，這坑與坑的距離，最近的連在一起，遠一點的也不過十公尺，多半在五至六公尺之間；現在，坑里都儲了水——不，冰，雪。

誰不怕死？誰不要命？日本帝國主義是不管你們「革命家」的真假的，於是，延安的人逃了，搬場了，搬不了逃不盡的上山去，躲在密洞里，防空時間輕易不下山。

這是延安的命運，這是延水的命運！現在，除了傍晚時分，幽隱似的一羣人物，在河面上散散步，以及滑滑冰以外，你就是只見它靜悄悄的殭死着。

三 「土撥鼠」們的生活

愛羅先到的桃色的雲裡所寫的「土撥鼠」，雖然喜歡暖和與新鮮的空氣，可是，他怕光明，只在黑夜裏才敢鑽出地洞，承受一點地面留的空氣呼吸。

在延安的人的生活是同它相彷彿的。

清晨，軍號在山溝四面八方的響，你可知道，這是下山的時候了。人，都從黑越越的密洞裏走下來，跑上幾圈步，做些草謀，唱他幾個不入調的歌，天大明了，你得動作快些，趕緊洗個臉，進洞吧，不然，警察、危險！

以後，就是不見太陽的生活了。

在延安的青年，都是在所謂加緊「學習」中——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學習生活，也的確緊張，當學生的不消說，上課的時候，當然是聽「教員同志」講馬列主義；下了課，就着指定的參考書；再不然，就是開討論會，座談會。反正學生的命運就是學習，你得一天到晚的學習，此外，他們高喊着提高幹部理論水平。於是，一切幹部也忙於馬克斯，牛克斯的學習。據說，每個幹部，每天有至少二小時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學習時間；每星期，還有「中央」的高級幹部，給他們上一次課；除此以外，就是不可少的討論會與檢討會了。

另外，一般路過延安的青年，只要你住上幾天，也就馬上把你編入學習小組，指定學習科目，供給參考書，發給討論題，很快地，你就捲入學習潮裡了。你還可以時常去聽「中央」要人的政治報告，以及時事研究會的時事報告（那都是在下午四時以後舉行）。

這樣，你一天到晚就沒什麼空閒了；你得在窯洞裡安心坐着，再不用出來東闖西闖，也沒有什麼時間來給你靜靜地思想。

所以，在延安住上一個時期，馬列主義你就聽得很熟，「同志，你的話，主觀上雖然是……但是客觀上造成了……」一類的話，也就說得十分像煞有介事。

延安負責領導學習的人，爲了他們的特殊企圖，辦事也實在認真。凡是中共所出版的刊物，每個在延安青年，都可不費力的看到：解放，新中華報不消說，就是還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羣衆週刊，華北的抗敵日報，新華日報華北版，也都能看到。

中共所稱「友黨」的書報，在延安是找不到的。

新華書店與各處合作社裡所陳列的儘是解放社出版的毛邊書，假使你也能找到些光邊書，有着漂亮的封面的書的話，那末，這一定是重慶「進步」的書店所出版的書；再不然，便是蘇聯版的中文書……。所以，這樣的書，雖然很「自由」但有一天到晚聽的，看的，自然而然，迫着你向一個他們特殊企圖的方向走，學習，學習，整天的學習，青年的責任在學習，學習高於一切！誰說這種理論是錯誤的？誰說一天到

確在窯洞裏是沒味的？你算是放下書來，我人談談心吧，特別是找老鄉來談談鄉情，都是會遭到『批評』的，『封建思想殘餘』『家鄉觀念太重』，就够把你嘴封住了！你要露出一點對這些生活表示厭惡，或是希望介紹到『邊區』以外去工作，那你一定是吃不起苦，想享福，或者是另有背景！

在延安，你不必去找什麼朋友，或者老鄉，因為，你即使找到了，他也是支支吾吾不告訴你在什麼地方，幹什麼事，當然更沒有話可談；你也不必給家裡或朋友寫信，因為，多半是要『石沉大海』的！

够了，我們再不必多講青年在延安的生活吧，在窯洞裡能幹什麼呢？

現在，太陽下山了，防空時間已過，『土撥鼠』們出洞了，讓我們再來瞧瞧『土撥鼠』們的夜生活吧。

四、『解放』的時候

夜，是解放的時候，是住在延安比較最『解放』的時候。

這時已沒空襲的危險，更沒有討論會，批評會的糾纏；而山溝裏的商店，也都是店門大開——特別是吃飯店，刀叉叮叮，一股股的油膩香味，直撲你的鼻子。

整年整月只吃小米，蔬菜的肚子，是對吃，待別有興味的；『請客』之風，在延安也就特別盛。假使你有錢，那末，毫不疑遲地要進館子請客了；反之，你就只想『打游擊』。西北菜莊，機關合作社，以及一切飯館，都是生意興隆。

要是你有什麼『情人』，現在也是最好會面時候。你看：馬路上，河旁邊，不是一對對的在……

……嗎？

「倘使你還是單單一人，那麼，趕快到『盧溝橋』邊去練習滑冰——所謂『盧溝橋』並不是偉大民族抗戰開始地的那座橋，乃是指女大校門口的那座木橋。盧溝橋邊是『七七』，而『七七』是牛郎織女相會的佳期。這就是女大門口有『游擊』可打，所以盧溝橋畔，每天傍晚，倒也人山人海。」

青年人是喜歡熱鬧的，青年人是愛好娛樂的，中共對青年這個心理抓得很緊。他們很知道，延安的饕餮，小米，破書，對於青年是沒有興味的，調劑的辦法，便是「學習的時候加緊學習，娛樂的時候儘情娛樂」，「誰不會娛樂就不會工作」。

晚會也的確多！如果你在抗大或陝公讀上三四個月書，你會碰上五六十次晚會（就是說平均兩三天有一個晚會），各個學校都有劇團的組織，另外還有什麼烽火劇團，青救劇團，民衆劇團……等，專門劇團。北門外的大禮堂，就像劇院一樣，時常在演戲，另還有架電影機，有十幾張蘇聯片子，逢年逢節，也在大禮堂旁邊的廣場上開映。

你親到這裏，也許覺得延安的夜生活很豐富吧？不錯，吃館子，找女人，娛樂，人生除了工作以外不就是這些嗎？然而，這正也是共黨拉攏青年的另一法門，這些東西會使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對延安發生戀戀之情；何況娛樂場的內容，又都是延安的創作，無論一支歌也好，一個活報也好，以至集體創作的大劇，舊形式新內容的秦腔……那一概不滲透着馬列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娛樂是最好的教育」，陝公

的政治部主任，曾經這樣坦白的說過。

五 夜的另一面

來看看這古城夜景的另一面。

入夜，這殘破的古城，被黑幕掩住了，城裏是一片漆黑。假使你一定要搜索這古城的隱跡的話，那麼請你挺起胸來，昂頭向上望，半山裏燈光閃爍，遠遠看來，倒也有些都市風味——神經錯亂的人們，夢幻似地說它是「東方的莫斯科」；然而，事實是使你失望得很，它現在不過是一座被轟炸得一片瓦礫的死城而已，那一點點的燈光，是從四週山腰裏的密洞中發出來的！

生活在這古城的人，是失去了光明的呵！

如果你有十二萬分的勇氣，而又意志非常堅強，定要來欣賞這古城之夜，那麼，請你緩步入城吧！你儘可以踱着方步，慢慢兒的走，不用擔心對面有人來碰你，更不會有斜刺里衝出一輛汽車來的事！你在崎嶇不平，污穢不堪的街上走着，首先展開在你眼前的，是夜之延安的街景，大轟炸後的一片慘然景象，沒有燈光，沒有夜市，連「大呖深巷中」的幽靜，也享受不到；偶然有一個人，在旁邊經過，那一定是個老鄉，爲走近路而在城里通過的，你看他步伐匆匆，像個游魂似的，一會就消失在黑暗中去了！有時，他能够在這遠遠的地方，瞥見一點磷光，那是一瞬間就消滅掉的！兩旁沒有茶館，酒樓，有的只是斷垣殘壁，「昂

前期」的標木孩子，在晚風中搖擺。

當這個時候，你一定會感覺周遭的空氣陰森，胆小的話，將要毛髮豎立，加上乾勞燥熱巷裏掃過來的陣風，帶給你一股淫霧的氣息，你也許要疑心是走入了閻羅寶殿了！

在大街上，你大膽地向城的西北走去，你可以在城腳下，看到碩果僅存的三座屋頂，大門上寫着三行字『西北旅社』。

當心，你不要因為走得太累了，或者一時想舒服，而冒然地踏進這罪惡的淵藪，曾住有多少威榆道上的旅人，在這樣夜裡，在極度疲乏的酣睡中，無聲無影的永遠的消失了，使得無數仁愛的父母，企望着愛子歸來，多情的妻子，空守着寂寞的閨房！

也許正當這個時候，有一兩聲清脆的女人笑聲，從窗櫺裡飄盪出來，好像是森林中最鳥的清唱；間或隔雜着低的歌曲，歌曲中包含着南國的風味。

她們在裏面幹什麼呢？是在縱情的快樂嗎？

不，這裡不是俱樂部，是大肉市場，他們不過是爲了生活，在出賣靈肉，以求欲望的滿足。

夜，在這里同樣是散佈着肉的氣息！

同樣地女人的吼聲高聲，大膽的裸露！

同樣地男人大聲發狂的紙幣！

可是「偉大的革命家」，說道裡是「最前進」的地方！

步出北門，在閃閃的星光之下，順着延水，踏在軟軟的細沙上，慢騰着方步，你一定會張開胸，仰天「聲長歎」：「想不到在祖國的邊角上，也會有這樣不乾淨的所在」！

在這樣的夜裏，正有人在吞噬人！

對岸是清涼山，夜風中傳來死屍的臭氣！

對面的山腰裡，天有多少有作爲的青年被埋葬，而他們正是爲革命而來的！也許，現在又想給黑夜的掩護，在挖掘誰的墓坑吧！

「國旗」

當我要離開延安的那天清早，出南門外二三里，在東邊一個山坡上，一整列密洞前的平台上，看見在曉風中招展着一面國旗！

「國旗」！我的一位同行者驚呼我，抬頭一看，也的確，詫異了一下：「在延安看見國旗是難得的」！當然，那就是陳紹禹在參政會上「理直氣壯」地所稱：「貴黨『中國國民黨清施縣黨部』的招牌就在延安樹着」的所在地；同時，陝西省的膚施縣政府也在一塊！聽說，在延安大轟炸以前，黨部與縣政府還在城裡，一座城還算是黨務與縣政的行政範圍；現在居民都出城了，都住在「邊區」去了，而黨部與縣政府也被迫搬去道里住，新市場與北市場，都是「延安市政府」的行政區，陝西省的膚施縣政府，在膚施縣，

竟就沒有了插足餘地！這大約就是「統一戰線」吧？

不久以前，八路軍發表了一個通電，中間說「邊區」處境：「大軍圍攻於外，駐紮工作密佈於內」所謂點線，恐怕就是指這個，「破壞團結」的特務機關！

不過，在這樣環境，縣黨部同縣政府，也做了些不可磨滅的功績：首先，這一面國旗，使得每一個將要走進延安的青年，觸目領會：「這兒還是中國的領土」；其次，在新市場和城牆附近，黨部與縣政府，通力設立了好多壁報牌，有統一與奮鬥兩張壁報；另外，你還時常可以在這塊小國地上，見到西京日報，掃蕩報，中央週刊等報紙刊物，使得在延安的青年，從此得以嗅到一點所謂「外邊」氣息！

在延安的人，看不見太陽；連國旗上的青天白日，也只能見到一個啊！

九年國慶日草

行路難

丘心源

在延安，在這塊所謂「最民主的」「最自由的一地方，却遍佈着警犬，你既入了「虎穴」，行動便不能不受冷酷的限制！這是在祖國，在我們自己的祖國呵！

地上本沒有路，路是人們從荆棘叢中開闢出來的。在山間，在田野，交織成蛛網一般的路，社會藉它來溝通，人們賴它結合了彼此的關係，增加了生活上無限的樂趣。

在祖國天底下的路，同胞們是可以自由走來走去的，但是，在陝北，你就會感覺到這是例外了。

自從流寇們從遠方竄到這裏，竊到了這塊土地以後，除了到處建築起他們的營寨，修造無量數的工事以外，爲了更加鞏固他們的割據，在各個角落裏，大路口上，都立下了無數的關卡，行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從此，同固有的祖國不同了！

不論你走那條路，或者由這一村到那一村，你都會碰到許多多人爲的麻煩。在每一個村口，或每一條大路口，都有一支紅纓槍，在那裏高昂地迎風抖動，旁邊站着一個粗壯的漢子（在白天天往往是婦女兒童）：你走到他跟前了，且慢，他馬上拿起紅纓槍，攔住去路，要你拿出「路條」來——那是一張特殊用的，好像出國護照一樣的東西，當然這東西是要向你區政府去領的。如果你是個「老邊區」，那當然已經預備好了，只消拿出來一瞧就放你過去；不幸，你是個外邊人，不懂這一套，「路條」沒領到，那末，對你不起，放哨！馬上向村裡打個暗號，預伏着的幾個漢子，立刻跳出來把你挾走。最後，他們把你帶到村公所，好似過堂一般，審問了一次，如果你說出來的職業，鑲貫年齡，以及生庚年月，他們都很滿意，而且能找到相當有名望的保人，也許馬上派人送你到來路上，就是說：「不扣留你」，但是，也不准你進「邊區」，而且還要警告你幾句，例如：「老鄉，你沒帶路條不要再來亂闖」！如果更不幸，你是個生客，舉目無親，而又初臨這塊「聖地」，那可倒了霉了，村長不敢作主，把你送到鄉政府，鄉政府再送到縣政府，你已經成了犯人，一級又一級的把你解上去，你的行動，自由，當然已經剝奪掉，住的，吃的苦楚，也

定叫你嘗够；要是縣政府裡把你釋放的話，那要算是你的「洪福齊天」，在大多數場合，「頂「漢奸」，「托匪」，「破壞份子」……的現成帽就給你輕輕戴上，不消說，你底小性命，就有被丟掉的危險！要是你身上多帶些銀物，鈔票，無異地，在這土地上也永遠消失去你的影子；人們也許會在某個山溝裡，發現那被狼吞噬剩餘的你的殘骸！

如果你欽慕着這塊地方的好名譽，而來遊覽的話，那末，會很容易地得到一個「同伴」來領導你：你當然知道，他並不是爲了使你能够痛快地領略這個神奇的境地，而是負着監視你的一切行動的！他會使你只能走馬看花般的看一遍，使你只能看到表面的艱苦奮鬥，熱烈，緊張，而一點也不給你你知道你所需要知道東西；你要是違背了他，背着他，竟敢單獨去參觀什麼的話，那，你有資格被送入「鋤奸部」，因爲你這樣自由行動至少已經犯了「嫌疑」！

尤其是在延安，遍佈着蒼犬們，你既入「虎穴」，行動便不能不受冷酷的限制！

曾經行走過這地方的人，都意味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而不禁感慨繫之，然而，這是人爲的「蜀道」啊！

這是在祖國，在我們自己的祖國呢！

18700

·00781

陝北特寫

一六

蟠龍點滴

馬湘藩

不上課，那末，我們的學習時間就不到一半了！人要老的，青春是不再來的，我再就在這再幹什麼？

一、初到蟠龍

蟠龍在延安東北九十里。從延安出發，經過橋兒溝，關房，湊過延水，爬過一座矮山，在一條只容得下兩人讓路的狹嶺上，走上半個鐘，下得山來，蟠龍就在望了。

記得踏上蟠龍的土庫的時候，正是二月天氣，冷風呼呼的吹着，地上雪高半尺，已經凍結如鐵，一不小心，就要滑倒；身上雖然是棉衣重重，還是禁不住迎風作抖。

既到蟠龍，我還拉住了一個老鄉問：「蟠龍在那裏，還有多遠？」老鄉笑着說：「這裏就是了。」幾十間平屋，黃土滾滾，這就是我理想中的「龍」——「蟠」虎踞的地方嗎！走進古鎮，一條短窄的街道，兩旁二三十家烟灰朦朧的店家，滿街散滿火砲的紙屑，老鴉傲慢地站在屋頂，「呀，呀」的叫着，不知道是算歡迎我呢？還是表示他是北冰洋上孤島的崗位？

這裏的老百姓看來雖然是土頭土腦，生活簡單，但對於國家民族觀念，倒也並不後人。各家門口上，大紅的對聯，寫着：「全面抗戰除蔣賊，〇〇〇〇過新年」，「繼續發光榮保衛中國，歡迎新歲月誓打東

洋」，差不多每副門聯，都含著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從此也可想見，號召廣大民衆，無論在怎樣遼遠的角落，都知道救國的重要。這使到我內心感覺到無限的興奮和欣慰。

二、歸龍點滴

歸龍，位置在西北高原，萬山叢裡，氣候寒冷，六月就見雪景，出產以小米為主，副產是山羊，蠶繭與玉蜀黍；舊牧業相當盛，山羊織氈，或羣結隊的在山腰覓食，玉附近的鐵礦很豐富，煤藏很多，但多利用土法開採，所以出產不多，只供本地應用而已。居民大多數貧苦，鵝衣百結，牆垣不堪，鴉片煙遺毒絕，一榻橫陳，吞雲吐霧，到處可見。

歸龍鎮上真有一所小學，鄉村中還是私塾支配着，學生也很少。

鎮上每隔五天，四鄉民衆都來趕集，頓時熱鬧萬分，各種各樣的土貨，鋪街陳列，趕集的男女，頭上都包塊青布或白色的手巾，男女的大都手巾拿根旱煙桿，一邊走一邊抽，很有一種悠悠然的風味，有的肩背二塊板，就一邊走着一邊磨。

鄉村裡聽說都有組織，壯丁編入自衛隊，未成年的兒童則編成少先隊，婦女分別組織在慰勞隊，同鄉字小組裡。自衛隊的工作，是經常盤查放哨，一有事故，就都手執紅纓槍集合，看去倒也威風凜凜；稱為放羊隊的兒童們，每人腰裡掛着支木製的大刀，或者盒子砲（也是木梢做的），刀柄與槍柄上，都纏着二塊紅布，表示他們都屬於紅色的統治；歸龍小學的學生，每天放學出來，在街上走，走出一二，一地

走着，活像一支小軍隊，活潑可愛，可憐，這羣幼稚無知的孩童，天天在受着「階級鬥爭」的教育，侵蝕了天真稚弱的心靈。

三、抗大三大隊存嬌龍

我來嬌龍，只爲的加入抗大三大隊。報到以後，第二天，勤務部就叫我到六隊去。第六隊在嬌龍北六里的一個山村裡，我們就在村梢一角，一列石砌的窑洞，安下了我們學習用功的陣地。學習生活是非常果板的：看的書很少，翻來翻去就是這幾本書；吃的更是苦，每天小米與青菜；而環境又是那樣荒涼！然而，就是這樣當個清苦的學生，還不能歇一天，我們那位有着精壯結實的身體的王隊長，帶了一臉的笑容，對我們說：「現在我們的伙伕，都調回延安去受訓，今後我們的吃飯問題，只有自己動手去做了！抗日是艱苦的，我們就要以艱苦的生活，來磨練自己，不斷的鍛鍊，將來大家就可以成爲一個抗日的好幹部。」

着接他就指定：「明天第一班開始做飯，以後就這樣依次輪流下去。」第二天，我是排定了挑水的。挑水要起早，要在大家未動手前，先把水挑好。大清早，天還沒有亮，靜着一雙惺忪的睡眼，冷風迎面吹來，就像千百把針在刺臉；腳一高一低的顛躑着，扁担上的兩隻空桶，怪不聽話的，不時撞着膝蓋，碰腳根，真好生痛；好容易走到河邊，小心翼翼的爬下丈多深的斷岸，走到河心，用一塊石子，把稀薄的冰擊破，一塊一塊攔截着手續，兩隻手早已給北風與河水吹得通紅腫痛了！這當兒，自然而然的，要把手往口邊一呵氣暖，但是，嘴剛要緊，還得要給同學「批評」的，直冒着冷痛，趕快把水桶舀滿，澆了，笑話！一担

水雖說不十分重，但是我的腳，却不由自主的在地上擺不穩了；走路也不穩；水就更放肆；大批大批的從桶裏溜出來，以致於把我的鞋襪都漲溼了；水漲上了鞋襪，經風一吹，就凍成堅硬的一塊，這可把我的腳指頭痛死了，而肩，還壓着一担水，廚房裏在等着用，那兒敢在路上多耽誤？心裏不住地轉念着：『痛苦嗎？可是怨誰？』『那得廚房，一担水，只顧得剩半桶不夠燒菜，做飯，至少要用上一担水，兩個人挑，我就被派定挑六担，一好大的一個數目呀！』既然自己承認下來，只有咬緊牙關，硬幹到底！

不久，更艱苦的鍛煉機會又來了！隊長在一天早上，又是笑容可掬，是向我們發誓了：『現在，我們奉令開荒，響應生產運動；加緊生產，幫助抗戰，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所以我們也要生產！明天起，就開始！』隊長的話很乾脆，同學們的心又起了一番波動，然而，什麼有辦法呢？第二天清早，早飯提前開，匆匆的吃畢，背上工具，一行人流，就向山岡走去。天真不作美，太陽終不肯露面，陰風颯颯，銀灰色的天空下，怪風不時捲來，沙石撲上身，撲上臉，使得眼不能睜，淚水直流；到了山上，却是一片荊棘，亂草蓬蓬。稍息幾十分鐘，一聲令下，立刻，幾百雙青年鐵肩，向那堅實的土塊猛攻了！

我們開得正起勁，忽地三四個老鄉，匆匆忙忙的跑來，帶了顫動的聲浪，向我們勸阻：『這地是我們，請先生們不要開吧！我們一家十口，全靠這塊地！』隊長馬上鼓腮圓而帶恨的大眼，大聲怒斥：『不要瞎說，要說話自己到區公所去！』

老鄉聽此成嚇，全不說話，以後也不見再來，大概是屈服了！

三個禮拜後，我們全隊都離開了甘多，氣候平均每天開三畝之多，就算代替了學習。

，現在再見臨龍。

，抗大學習期間是六個月，實際上除開荒的做飯以及其他各色各樣的公差外，再加出天雨不上課，那我們的學習時間就剩到三個月，則是更老的，青春是不再來的，我傳說在這裡幹什麼，是在一個寒暑時節，我就告別了臨龍！

唉，安塞！

五畝源

，天生慣養的孩子，爲了追求某種不可得的幻想，竟這樣把寶貴的青春和生命，丟在離家四五千里的荒山叢中！想到這里，悲哀和憤激，充塞了我的胸膛！

土黃色的清涼山，西山，嘉陵山，頭孔千瘡的，堆滿了剝蝕。古城像死蛇似地，盤踞在西山腳下，延水嗚鳴的從城脚跟流過，向嘉陵山打一側拱，城頭也不同向黃河。更聽告訴我們，延安已經衰落了，城隍像老人的牙齒，一顆一顆的脫落了，淒涼的境況，像使一個心懸懸的人，看這古城流下傷感的熱淚！

已經該是炎熱的夏天了，但是，北風吹來，仍舊刺骨作料，特別是在深夜清晨，如果你初從南國來的

話，一定會驚訝：「這個古城怎麼老是在冬天」！

友人超，從安塞療養所來，他要我去看他一躺；在一個清涼的早晨，我就踏上那泥濘而崎嶇的道路。傍着河水，面向北方，走過了陝北公學的大禮堂，展開在眼前的，是一片山野風味，疏疏落落的楊柳，一望無垠的荒沙灘，混濁而湍急的河水，順着地形，彎彎曲曲的急奔，發出幽怨的鳴咽。水從遠方的山間流出來，又消失在遠方的山裏。

小溝，山坡，石路，草場……一程又一程的過去，逐漸走入了更荒涼的區域，路的兩旁，已經沒有村莊了；走上半天，你會碰不到一個人，聞不到一點生人氣息，至多，偶然望着遠遠的山脚下，有一兩個黑黢黢的窖洞！

烈日在頭上酷熱地照射，汗水就在身上亂淌，在薰風裏，常夾雜着黃色的沙土，撲面掃來，打了你鼻子；焦灼的喉嚨，非常需要一點茶水來滋潤，可是，那裏去找呢？

涉過了一條渾名「小黃河」的溪流，安塞城在望了。

那是個非常使你失望的荒城！崩裂殘缺的泥牆，幾十座黃土斑駁的屋子，這就構成了一座縣城！自然，這兒的城市風光，也沒什麼值得觀賞的，試想，十年來「塵封」了的小商店，他能給你些什麼商品瀏覽呢？

穿過城，渡過安塞河，向山麓那邊走去，綠蔭深處，微露着一戶人家，那兒就是療養所了！事實上，

一切普通醫藥的設備，都是沒有的。這時，村裡村外，綠蔥蔥的百花盛開，在江南，也正是草長鶯飛的季節罷！對着這勝景，不禁心蕩神怡起來；「荒漠的北國，好難得的景緻呀！」

會見久病的超，他已病得這樣，使我一照面就不禁「哎呀」了一聲，人，皮包骨頭，說話，「沙沙」地，像隻老鼠叫，醫生告訴我：「他已經不能久留世間」！這孀生慣養的孩子，爲了追求某個不可得的幻想，竟這樣把寶貴的青春和生命，丟在離鄉四千里外的荒山叢中。想到這裡，悲哀和憤激，充塞了我的胸膛！

在門口遇見一位慈祥而和藹的老嫗，和他談起來。她很憂鬱的告訴我：這兒就是她的家，祖先在荒蕪的荆棘叢中，開闢出了這個樂園，一向是安樂樂地過着日子；不料，災禍接連地降臨，首先，丈夫孩子在，在一場大疫裡離她去世，不久，流寇來了，於是，災難更侵蝕到她的私產——田地分去了，房子也成了公的，只留下他一個人，趕她進一個破窑洞，隨她孤獨的去生活！

淚水，從她枯焦了的眼眶流出來，我的心，也不禁酸楚起來了！她合着嘴，苦淚往肚裡流，沈着頭，追懷那永不回來的美好日子！

「還是什麼世界呀？超，我來送你的終嗎？老嫗，你叫我怎麼辦呢？」

太陽收去了他最後的一縷陽光，暮色從四野襲來，狼在山溝裡出動了，嗚嗚的叫聲，在晚風中震顫，「今晚，我要在荒城中過夜了，該不會被狼拖去吧！」

開荒（延安特約通訊）

黃明灼
丘心源

自從流寇竄入陝北，壯健的男丁却抓去充當「X軍」，於是，土地大批地荒蕪了，留在家的，爲着活命，不得不努力從血泊中掙扎起，幾年來總算把荒蕪了的田地開出一部份，滿想繼續下去，以後的日子，是會一天比一天好了，誰知道聰明的「土地革命家」，高喊着「開荒」！開誰的荒地呀？外來的人是不知道，還以爲真是與自然鬥爭，創造人世間的奇蹟呢？

一、怎樣你們在這裏開荒

在「展開生產運動，支持長期抗戰」的口號下，我們準備開荒。

種子和工具，上面發下一部份；不夠，學校當局來了一個號召：「募捐運動」！大家不甘被人戴一頂「農民意圖」的帽子，每月一塊錢的津貼，都被迫着吐了出來；再不夠，於是，向老百姓做「民運」工作，借到一批工具。

我們開荒的地點，是離校十多里外的一片荒山上；住的地方叫蘭家坪。當隊伍開到這村莊的時候，就有「邊區政府」的曹區長，率領大羣的老百姓「歡迎」我們；他還說：「邊區的老百姓，非常歡迎你們來

開荒，來爲抗戰而開荒。」……又說「老百姓帶了不少的東西，來擁護我們；事情也確實，老百姓有的帶了一筐雞蛋，有的背了一袋麥粉，有的帶青菜，帶蘿蔔……紛紛送到我們隊上；我們也莫明其究竟，當時也的確提起開荒的興致。」

休息一天，工作就開始了。由於組織嚴密，督促上緊，各隊又採用了所謂「革命競賽」，所以，不多幾天，我們一隊人，就翻轉了一山坡。

一天，紅日當空，我們正在一片「新陣地」上出動工作的時候，一羣老百姓氣急敗壞地奔上前來，大喊：「同志，這是我們老百姓的地，怎麼你們來開了？」「還是你們曹區長劃歸我們的，怎麼是你們的？不要瞎說。」我們的區隊長，威風凜凜的斥責。

「邊區政府分給我們的，怎麼是瞎說！」老鄉也毫不示弱地爭論起來。

「挖！不和他噁噁！他們要講理，自己去找曹區長！」我們的隊長，也開聲趕來了。

「這實在是邊區政府分給我們的田地，同志！」一個老鄉帶着求告的口氣說。

「你們現在不要鬧，問了曹區長再說好嗎？」另一個老鄉也這樣央求了。其餘的幾個，看樣子也沒有先前那樣雄糾糾的氣慨了。

「你們耳聾了嗎？叫你們自己去找曹區長去講！」隊長氣憤起來了，「走，不要再噁噁，就誤我們的事！」一面命令我們：「只管鬧，不要聽他們的話！」

這羣老鄉，快快地站着，彼此咕噥了一回，看看我們，沒辦法，只好走回他們的家。

半個月後，我們開荒結束了，檢查成績，不僅完成了預定計劃，而且超過幾十畝；臨走的時候，還在新墾的土地四週插上「抗大三大隊五隊」的木椿。

那些老鄉們，再也沒有來過，更沒有把曹區長找來，而我們，也沒有聽到關於這事的消息。顯然地，老鄉們是失敗了。

起初爲了爭取貧農的幫忙，把從中農手中奪過來的土地，分給他們；等到政權到手了，局勢穩定了，又藉故充公。拿富於誘惑性的幌子，欺騙人民，利用人民，只爲了達到他竊據政權的目的！這些人，究竟算是實行「共產主義」？還是自私自利的「本位主義」？

疑問在大家心裡打轉，就是誰也不敢說出來。

二、「偉大的勝利」

這是發生在另一個角落的事。

開荒，這一個消息，比什麼都傳得快，在陝北每一個角落裡震盪着。本來似水樣平靜的老鄉們的心，從不斷的流覽中，不禁激起了萬丈心潮；緊接着愁苦就鎖住了村人的眉梢，而使得他們悶悶不樂！彼此見了面，連招呼也懶得打一個，望望就走了。

自從流氓竄入陝北，壯健的男丁，都給抓去充當「X軍」，於是，土地大批地荒蕪了；留在家的，爲着活命，不得不努力從血泊中掙扎起，幾年來，總算又把荒蕪了的田地開出一部份，滿想繼續努力下去；以後的日子，是會一天比一天好的了，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開荒」，開誰的荒地呀？外來的人是不知，還以爲真是與自然鬥爭，創造世間的奇蹟呢，但是，老百姓是騙不了的！

由於歷次的經驗，老百姓心裏很明白，那肥沃的田地，怎不叫人眼紅？開荒，開荒，誰不知道那一套？

消息是愈傳愈緊，越來越不好了，村人們好似熱鍋上的螞蟥，痛心的焦躁！

在離開瓦窯堡約二十多里的一片曠野裏，上邊的命令，分配二三百畝田地給我們一羣年青人——就是從四面八方來的，所謂「抗大」學生，去開墾。青年人的心，是特別坦白單純的，在「開墾生產運動」，支持長期抗戰」，等好聽的口號的蒙蔽下，我們赤忱地傾轉過錢袋，去買開墾必需的工具有——鋤頭呀，泥鍬呀，大批買了來；還是不夠，又半搶半奪的，向老鄉們去借。一切準備妥當，英雄們便興高彩烈，要去同頑石硬土搏鬥。

爲了抗戰，拋棄舒適的學習生活，手執鋤頭，去學做農夫，不是很光榮一回事嗎？

我們種植的地區叫草兒溝，那是個很幽靜的境地；可是，當我們「移民」到這裏以後，空氣就變得混雜而憂鬱了！村人們，雖然在面孔上裝出副「表是歡迎」的樣子，然而，暗地裏是歔泣吞聲，淚向肚子裏

直滾！自己汗血拌成的沃壤，誰願意白白地給人搶去使用？往後悠長的歲月，生活靠什麼來維持？

我們寄宿的一家，據說是比較富有的人家，但是，他們每天也只吃稀粥雜糧；小孩子都是極瘦百結，那種樣子，已經够人同情；他們全家，共有七口人依賴一位老人，和他的長子過活。

天公不作美，連日下雨，我們不能上山去鋤土，悶在窯洞裡也實在沒事，便去訪問這屋的主人。主人是位和藹而慈祥的長者，一見我進去，就很親切地拉着我的手，叫我往炕上坐；炕的陰上，刻着深深的綫紋，那綫紋告訴我們，他是飽經憂患與風霜了。

「耕上了嗎？」他首先問我。

「沒有，沒有！」我照式回答他，「因為天下雨，現在還沒有動手。」接着又問他，「你們也要開吧？」

「開，開什麼，」他喃喃地回答，「這裡的地，是早已分好了，也沒有什麼荒廢的。」

滿懷憂國，終於有點線索了；「這裡沒有荒地；那末我們來開什麼呢？」我故作驚慌的問。

「苦命人是永遠苦命的，」他起初是說得很隱晦，顧忌，經我一再地表明態度，請他大胆地告訴我實情，他終於半悲半傷地，吐露出他的苦衷：「在很苦難的日子裏，我掙扎出了這份家業，自己出了氣力，當然我自己享受，以往的口子，也就是很平靜地過去的，但是，近年來就不同了！因為我過的日子比平常人家好些，因此，「富戶捐」，「慰勞捐」，「軍糧」，「軍餉」，「救國公糧」！都有我家的份；而且，每次都派得很多，每月三番兩次地來收，你想，我們一家，收入究竟是有限的呀！怎麼經得起無底的捐

稅？但是，也不能過抗一點！自從田地分了以後，我只剩下三十畝地，而且分到的，都是在山上的，最壞的土地，收成終是不好，生活早就不像往年那樣了！可是，今年又來什麼「開荒」！縣政府派我交出五畝地來，大概就是給你們來開的。老鄉，你想想，以後的日子，叫我怎麼過呢？！眼淚飽含在他的老眼裡，我再不忍看他滴下來。低下頭，悲憤充塞了的胸膛！啊，什麼「開荒」？原來是叫我們來製造罪惡！

「什麼都分光了」老鄉總是哭着說，「就是這三間密洞，東邊一間，也「分」去了！現在給你們住着！」我再不能聽下去了！向他點點頭，說要開會去。一賭走，想着那些老爺爺天天喊「改善人民生活」，但，就是他自己統治下的子民們，也在每況愈下！空喊口號，不給實惠，我真不知道他們是何居心！

天晴了，原野上，山頭上。遍處站滿了人，鋤頭與鐵鍬奏着交響曲：「鋤一鋤地挖下去，村人們的心，也一定一陣一陣的在劇痛！事實上，一羣一羣的老鄉，不時地在我們開荒的區域出現，懇求那些帶隊的頭目，不要把他們的土地佔用，但是，誰理會這些呢？而且，這是上級的命令，開的又是「荒地」呀！

陰沉的空氣，緊罩着這村莊，嘆息，怠怨，憤怒，憤懣，躍躍在每個角落，當着面，誰也不敢譏，暗地裏，誰也可聽到，老鄉們搖頭而嘆息着：「這麼下去，怎麼辦？他們要發財，可是我們也得要活命！」

不久，我們工作完畢了，照例地，又是「偉大的勝利」的慶祝大會，當我們歡呼着凱旋，村人們正掩面哭泣！

解放社

丘心源

延安特約通訊

這裏，據說是沒有「資本家」的。然而，工人們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依舊落在人家手裏……

走出延安城的東門，抬頭一望，就可以看見延水對岸的清涼山玲瓏剔透的怪石，遍佈在山的正面，深邃的石洞羅列着，青松與翠柏，交織成一片優美而消雅的境地。山的半腰，有已被風雨剝落了的古廟，它那宏大開闊的建築，地位適中的姿勢，還不失他一副莊嚴的身份。

還是延安有名的勝地。

跨過延水，踏上山路，你得費一點力，因為山勢是相當的陡。到「清涼勝景」的牌坊石臺上，綠蔭下，回頭一看，延安城正在腳下，滿城的斷垣瓦礫，可以看得仔細。

向左拐一個灣，路是平坦了，可以聽見輪軸轉動的聲音，從前面一列長的石洞裡發出來：這就是中共最主要的宣傳機關——解放社的所在地。龐大數量的宣傳品，從這裡印刷出來，散佈開去，去麻醉人們的思想意識，去煽動低能的人們，強調共產黨的神聖，高頌馬列主義的偉大。

也許人民真會相信，共產黨是爲着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那麼，請看這個標本：解放社印刷廠裡，招徠着五六十個男工，十多個女工，他們有的遠從江西走來，（就是所謂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者），有的來自四川，大半都是來自淪爲戰區的各大都市。當然，在他們未來之前，也憧憬着某種幻想，至少想神受一點「自己的階級」的代表者之重視吧？可是，現實是殘酷的，理想僅是理想！他們非但得不到物質上應有的享受，而且精神上蒙受到無限的痛苦，以致於他們的生活，自然的，向頹唐，散漫，毫無生氣的路上走。

從早到晚，在排字房裡（那自然就是光線不充足的黑窩洞），印刷機邊，不停息的工作着。從他們與她們的手中，製成成千成萬的馬克斯，牛克斯的著作，大批的銷售出去。這當中，當然有鉅大的利潤可圖，但是，正像資本家經營工商業一樣，鉅大的利潤，是不屬於這批工人們的！

管理印刷廠的廠長——不，他們是個親密的稱呼：「同志」——他，是熟讀資本論的，很懂得種種剝削工人的方法！例如，延長工作時間，加強工作效率，以及包工，計件工等等，這還有個最普遍的剝削制度，美其名曰「革命競賽」，就是說，要迫你「自願地」加速度的製造，剩餘價值，假使你不幸而又是個黨員的話，那不用說，更要自覺的「起模範作用」。一天十多個鐘頭，不間斷的拼命工作，就是一個鐵羅漢，也會感覺到疲乏不堪的，但是，你仍得咬緊牙根，表示毫不介意，以後更要「再接再厲」，這樣你的思想意識才算正確；不然的話，「勸插份子」，「消極怠工」一類的帽子，就會輕輕的給你戴上，以後的

日子，就難過了！

他們與她們，每個月最多不過十五塊錢，（這在「邊區」據說是最優待的數目）吃的是粗糲的小米飯，穿的是土產的粗制服，住的是不見天，不見太陽的冷窖洞，從他們枯黃的臉上，明顯的看出，大都是由於缺乏充分的營養與休息，患着嚴重的貧血病，更有患着治不好的肺病的。

然而，正有一羣自命爲無產階級的而奮鬥的先生們，却豐衣足食的過着不勞而獲的優裕生活！他們剝奪了工人的精髓，然而，却贊頌着「勞工神聖」，說工人們這樣生活，是「最合理想的」。這裡，據說是沒有「資本家」，然而，工人們生產的「剩餘價值」，依舊落在人家手裡，他們所過的生活，絲毫也沒有好過大都市的工人們，相反的，在其他大都市裡，在所謂「資本家」剝削下的工人們，不是要好得多嗎？我們都是曾經看見過來的，他們倒能夠在下工的時候與星期天，例假日，穿起西裝，走進館子，看看電影，說到這裡，我們怎能理解，這些無產階級們是沒有受「剝削」。

「抗大」所謂「革命的重工業」

何茂生
丘心源

這從流寇時代的「紅大」，經過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由毛澤東強奪豪取而來的「抗大」，是中共爭取了愛虛名的純潔青年，訓練八路後備軍的機關；中共自稱爲他們的「革命的重工業」，事實上，是……唉！

一、搖身一變的前夜

在談到抗大本身之前，讓我先介紹一下抗大的前身「紅大」，因為抗大是它的承繼者，一切都是依照着它過去的一套，傳授給予後人。現在的「抗日軍政大學」，不過是用「抗日」來作幌子，誘惑着許多人，去投入他們安排好了的圈套罷了。

「紅大」這漂亮的名稱，曾經有許多人，對它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因為它是以「爲社會主義革命培養幹部」號召天下的「紅軍大學」；另一方面呢，它則是創造了不少中國革命的障礙，造就屠殺人類的創子手的巢穴！

在中共鬧得最猖獗的時候，「紅大」產生在江西，當時的紅都瑞金。那時的校長，是鼎鼎有名的獨眼龍劉伯承；學生都是來自紅軍中的幹部，全盛時期的人數，也不過五六百；這造就無產階級革命幹部的大學校，所授的課程，有馬克斯，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史，中共黨的建設，紅軍的建設，地方建設，紅軍的政治工作……等等，內容完全是以鼓勵階級鬥爭，戕賊人類爲目的的東西。

第三期以後，校長一席，則由現在改邪歸正了的周昆担任。

中共反革命的罪惡行爲，遭受了全國人民的唾棄，如以江西的巢穴陷於四面楚歌，滅亡威脅着他們，使他們不得不狼狽地逃命；於是，「紅大」從江西風竄出來，經過二萬五千里所謂「光榮」的逃命長跑，

來到了西北，死灰復燃，在荒涼的邊省，建立起了他們的營寨；「紅大」，又在一九三六年，出現于陝北及塞區。

盧溝橋畔，日本帝國主義者燃燒起侵襲之火，中華民族已經是臨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國內的情勢，大大地改變了；人們都忙於拯救祖國的危亡，爲了不願作奴隸，皆湧現在爲民族爭取獨立生存的疆場；尤其是大批的青年，受着砲火的激盪，從學校，工廠，農莊，投奔到戰鬥的前哨。

已到了日暮途窮，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中共，以過去反革命的行動，損失了大量的幹部，正需要休養生息一下，乃用「抗日救亡」作幌子，招兵買馬，以待時機；終於在整個民族的生存遭遇空前未有的浩劫之際，把攔住千載難逢的時機，迅速地把專爲社會主義培養幹部的「紅大」，搖身一變，成了爲民族戰鬥趕造「抗日」的軍政幹部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了！

二、風雲見的誕生

「抗大」以抗日的不平凡的面目出現人間，當然，它的出生也是不容易的；經過數次的鬥爭，以毛澤東爲核心，進行反張國燾路線的運動，趕走了張國燾，將紅頭方面軍解散了，改編了，從此毛澤東大權在握，這由「紅大」改變成的「抗大」就成了毛澤東的幹部學校了。

這時，共產黨在陝北的巢穴，是在極端的危難中；學校，也被迫由瓦窯堡遷至延安城，用幾間破爛的

馬棚，作爲學校的屋舍，情形是相當的淒涼，太有日趨衰落之勢。那位周昆校長被否定，接任的是林彪。初期的抗日戰爭，軍事上是相當的失利！平津相繼淪陷，接着，苦撐了三個多月的上海，也迫不得已地撤退，一時人心惶惶，苦悶，悲觀，失望的氣氛，籠罩了全中國！最受影响的，首先是大量的失學棄的青年學生，從各戰場逃奔出來，流浪在各地！

善於利用時機的中共，施展出全身的伎倆，尤其是受了上峯密令的林彪校長，遂大開方便之門，以便容納這大批流離失所的青年朋友！

最初，投奔抗大的一批平津學生，很順利地被編在二期第四大隊，這一羣剛從患難中出來的人，受着抗大當局盛意的相待，已是受寵若驚了；而他們過去浪蕩不拘的行爲，在這裡受到了獎勵，助長着許多可歌可泣的喜劇！這些喜劇，盛行在延安市上，造成了抗大空前未有的盛況！

風雲際會，平型關收了一點戰果；渺小得可憐的戰役，自吹自擂地，誇大成功了不起的勝利。游擊戰的效果，被認爲抗日戰爭中的法寶！因爲被迷惑受欺騙的人數太多，八路軍遂興動了一時，抗大的聲價也高了几倍！

被中共所御用的生活書店，解放社，新華日報，都昧着良心，用着最富有刺激性的字句，掀風助瀾地，將抗大吹成爲中國「最模範的國防教育的學校」，青年的樂園！

延安道上，奔走着不遠千里而來的人叢，像過江之鯽似的，要到「抗日的」軍政大學去學習抗日的理

論學習遊擊戰術！

三、全盛時代的全貌

「走上光明，走向太陽！」憧憬延安是人間天國的人，在清晨，在深夜，在烈日中，在風沙裡；或者是瞻着自己的雙親，或者捨棄了自己的崗位，懷抱着激越的心情，奔向「東方的耶路撒冷」！尤其是「根據地的抗日軍政大學」，大批貧寒而來的青年們，險些將抗大的校門都擠破了！當然，抱着一來者皆收，寬容大量」政策的學校當局，是不管物質條件是如何地的艱難，如何的缺乏。多多益善地收容着的！

延安的房屋，窯洞，都被人住滿了！幸得學校當局善於應付，迷離恍惚的戲法也變得太奇妙，因此，後來的人都在勸慰中，一批一批的送到洛川慶陽瓦窯堡，成立分校與獨立大隊去。

慶陽分校，是由呂正操遣送過來的，一千多從河北來的學生與他的幹部。他們跋涉千山萬水，冒了極大危險，通過了平漢和同蒲二重封鎖線，滿想在「抗大」學習些抗日的理論，抗日的戰術，在「東方的莫斯科」多聞些見聞；可是，學校當局太不了解他們的苦衷，在飢寒交迫中，送至荒涼的山城裡去休息了！洛川，瓦窯堡，蟠龍的三個大隊，亦各有一千多學生，當然，他們也是從天涯海角奔向抗大來的，可是，掃興得很，他們被送到「統一戰線區」在壓制與欺詐中。飽受驚恐！

最出色的莫過於女生大隊！這八九百從遠方飛來的鶯鶯燕燕，有婉轉流利的歌喉，有青春健康的身軀美麗的笑靨，這些，自然這些替延安增色不少，而一般大人先生們，也都喜形於色了！

在這個時期中，抗大曾經有兩件哄動一時的大事發生！

二十六年的秋天，延安所有的房屋簷溝，都擠滿了人，學校當局和驚喜之餘，心血來潮，欺着這些年富力強的小夥子，正是血氣方剛，大可利用的人物，就發起了偉大的號召——挖窖洞！

朔寒的空氣，彌漫着古城上空，荷鋤提鋤的人們，從清晨起來，舞動着他們窖洞的利器，向那隱伏着的瘦骨嶙峋落涼山，西山，施行總攻擊。

這悲壯偉大的事業，是英雄們小試身手的時候。

不知是誰發明了變形的搜刮方法，去搜集那時才從各地而來的富有資財的人們，以助長這挖窖洞的成績，增加工作的氣勢。最先傳出了令人悅耳而興奮的消息，是女生隊某富翁的小姐，慨慷激昂地拿出了千數百元，作為挖窖洞的經費。這一來，那些被憤慨衝動了的人們，都傾出所有，某將軍的公子，也將他老父剝削人民血汗所得的千多元，獻了出來；當然，這一次的捐款運動，是相當的成功，挖窖洞的英雄們，也就格外的興奮。

當冰河逐漸地消解，大地在溫暖的氣氛中蘇醒，英雄們，發現他們手掌上的創痕，一層層的加多，過度的疲勞，缺乏了營養，使身體日見羸弱的時候，清涼山，西山，已經是百孔千瘡，被挖成了蜂巢般數無

的洞穴。

這偉大的事業，勝利地完成了，少不了一番盛大的慶祝：御用的報章，雜誌，大大的刊登了一時延平世界學聯代表來到了西北。延安真是陷於瘋狂的狀態。聽說學聯代表到了西安，便拍了電話，作謙恭而有禮的邀請，一面在作種種的佈置；後來，聽說學聯代表不打算來了，給與延安的，是多大的失望啊！經過了一再努力的邀請，學聯代表竟然肯來，延安又興奮起來了！

當學聯代表到延安時，那郊迎數里的盛況，不是過後，也可以說是空前了！代表們，在歡迎大會上備受恭維，中共當局，也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代表們不遠千里而來，當然要請他們參觀延安各機關的種種設施，尤其是一國防教育的模範——抗大。

抗大巴蒙這幾位洋先生的光臨，少不了要盛筵相待，這可苦煞了學校當局了！延安沒有西餐館，款宴外國人不用番菜，又似乎不恭，因此，這煞費苦心構辦出來的番菜，真是延安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嗎？那算什麼？

在代表們離開延安的前夜，抗大又開了一次歡送晚會。晚會上，出演了歷史上從來沒有演過的苦劇。劇情是這樣的：抗大當局讓學聯代表光臨，得到了一番獎飾，得意之下，竟贈給這幾位代表們以「名譽博士」學位，每人并贈予「抗大」畢業證書一枚，製服一套，領章一付，草鞋一雙，各種講義一份——這不從何而來的博士學位，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這傑作，也會在各報章雜誌上宣揚過一時，也許有許多逐鹿者，曾經是爲了這名譽博士學位，千里外奔來抗大罷？

四、新階段的到來

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了；粵漢，平漢，臨海，三條幹綫已經不能聯繫起來。在華南，華中的青年伙伴們，有些是翹望着「抗大」這個炫耀的廣告，讚美着陝北的自由，幸運和革命的英雄們；可是，由於交通的梗阻，而消煞了他們去革命的勇氣；雖然在華南的布爾什維克的同志們，如何地善於鼓勵吹牛，善於講解或描述「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但，這些青年們，終於是沒有勇氣的布爾喬亞的子孫！（這是黨的學生們口裡經常謾罵着的）他們只有讚嘆，只有羨慕，只是在夢境的幻覺中。

「×同志×君已經辭職了，他們準備到陝北的抗大去……，」——這是小同學華南友人的信。同時，在瓦礫堡的時候，也曾接過一位親友要求我設法來抗大的信件。這許多的青年同志，他們是憧憬着抗大，而又不能實現其理想的。

由三個教員，百十個學生，而龐大起來的抗大，現在又因爲外來的人們過少——就是有，也不過是華北敵區裡逃亡的少數青年——不但不能繼續擴大，却大有收縮之勢！因此，他們不得不下來一個開荒運動，延遲了一個多月，又由六個月的學習，改延到一年的教育計劃。這都是他們勉強支撐門面的辦法。

六月一號，是抗大週年的紀念日。爲了繼續擴大（也可以說是支持）門面起見，發啓了「擴大母校運動」。要求每一個同學，最少要介紹一個朋友到抗大來；不惜犧牲地，印發了許多介紹信，負責送到西安寄發。可是，事實給他以冷淡的答覆，到抗大來的人們，依然是寥若晨星！

教育計劃的延長，陰謀的暴露，萬花筒裡的東西，再也不能迷惑有理智的人們；所以，許多青年朋友，都要離開抗大，要求回到工作中去，他們不願意將寶貴的光陰，消耗在山溝裡——這已是麻醉藥到了失效的新階段，青年們是由如潮湧的到抗大，轉變爲如潮湧般的出抗大了！

新的階段，當然有新的花樣出現的！麻醉失效，馬上轉換一個新的方式！一方面是避免人們畢業後，都離開他們，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他們爲了擴充學校，不致於鬧出閉門大吉的笑話，於是，不顧一切地，把大批的青年，搬到敵人的後方去，使他們處於重重的包圍中，斷絕了家屬和親友的聯係！

五、大改編後的蕭條

總校大批地搬到華北去以後，延安的景象，就格外顯出蕭條。在延水河畔，清涼山頂，已經沒有那麼熱鬧的歌聲和人影；蟠龍，安定不用說，更見不到抗大的影蹤。

因爲許多殘弱的人們，經不起長途跋涉，不得不留在延安，所謂抗大的第三分校，便也只得「半面啓荆扉」地開着。

金盛時代的抗大招待所，經常的擠滿了遠方到來的伙伴，常常擠得水洩不通；新階段的沒落以後，已由城內搬到清涼山去；到了大改組以後的邊在簡直無可招待的客人，那種淒涼的景象，真的是「荒山古寺」似的了！

窮號匯集的這一羣，總共編了十個連隊。當然聽不到許多有趣的桃色豔史，在每個人的臉上，都是憔悴，無聊，淒苦的面龐！

認為是抗大訓練的參謀訓練班？他們算是比較幸運的寵兒。在中共要人們直接的教育下（許多中共中央的委員担任着該班課程，）比較的活躍；但終於打破這蕭條寂寥的空氣。

東北幹部訓練班，在東北抗日聯軍軍長李延祿的資助下，他們夢想着回東北去；該班是清一色的東北流亡學生，是共產黨看到了愛國思鄉的心情，想利用他們回到東北去做中共的應聲蟲；而特別舉辦的：據說，幾個月以前（四月），已經畢業了！

抗大，這個「革命的搖籃」，在金盛時代是這樣的活躍熱鬧，中共的人們微笑着，說：「如果中國青年永遠這樣地湧到延安來，則革命事業已定其大半了！」可是，自從他們的撞牆術被點破以後，一變而成爲淒涼蕭條的景象，還不知中共的「英雄們」，要作何感想？

六、抗大在華北

華北這一片遼闊而肥沃的原野，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血手伸進以後，便變成了擄掠姦淫的屠場；平型關戰鬥的結果，又長成了一個大面獸心，醜態百出的魔鬼之羣！

一九三八年冬天，在陝北的荒谷中，魔鬼的巢穴裡，因為地瘠民貧僧多粥少，供不應求的緣故，一方面爲了解決食的問題，另一方面爲了陰謀奪取華北，兩批被打成麻痺針的青年軍——抗大的一二分校，分途跨過了黃河，到華北的廣漠上去了。

一九三九年的夏月裡，他們感到巢穴的窒息，更傾巢東渡，所謂擴大的總校，也把絕大部分搬到華北來。這樣，華北就充塞着遍地皆是的小鬼和魔王！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血手，交織在華北人民的身上，親愛的華北同胞的血汗，都給這些人們吸噬淨盡了！

抗大，這間唯一的軍事幹部學校，他們教育出來的門徒，當然是這些魔王們的創子手——當然，有一部份的青年，沒有這樣昏迷，不肯供其驅策的——所以，抗大在華北的活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 二分校在晉察冀一邊區

一九三八，雪花紛飛的季節，山頂上鋪陳着積雪，北風像針刺一般的刮撲着，頃一羣不久剛從溫暖的南國到了北方的朋友們，冒着雪和風，背起了包袱，渡過怒濤澎湃的黃河，越過重重的山嶺，到達他們視爲東方富原的晉察冀邊區。

陳莊，是河北靈壽縣的一個較大的市鎮，據靈壽，平山，阜平的要路，雖是丘陵地帶，但沒有什麼高

大的山嶺，東走不上百里，就是富饒的冀中平原。因為這地方山坳的環拱，又是交通較便的所在，二分到邊區後，便在這裏佔據了一部份民房，扮演起魔王戲來。

據說，在X莊居住的X連隊長，有一個學生，因為和老鄉們混在一起的緣故，和房東的閨秀發生了關係，同枕共眠不知多少次數了。可是，好夢難圓，結果，給他們發覺了，鬥爭之後，又加以禁閉，雖有很多同學從中調解，並且得到女家的同意，願意共結絲蘿，但，這一場好事，終成恨海！反過來，在那些所謂幹部的先生，却經常地出沒於空閒的房舍中，鬼鬼祟祟的勾當應有盡有，有誰去干涉呢？我記起「婚姻都不能自由，還談什麼革命」的話——毛澤東因為和XX結婚，受到人們批評後，所回答於批評者的話，——「這就使你體會到，共產黨所謂婚姻自由的真諦！」

「七七」抗戰二週年紀念的那天，據說是二分校到河北後，第一屆同學畢業的一天。不錯，有許多自稱為布爾什維克的人們，他們在陰雨綿綿的雲霧籠罩下，看不到真理，看不到光和太陽，只是瞎着眼睛，執起國王爺的令牌，去當催命的差遣；也有一部份把握着真理的人們，他們要朝着光明的方向走去，他們執為自己祖國的生存而奮鬥，不願意在黑暗中摸索，更不甘心受行尸走肉的魔王們的羈絆，毅然地提出回到大後方的要求，雖然是處在重圍之中，但並沒有什麼願意！因為這樣，才起了一場險惡鬥爭風波。當我們到達陳莊的時候，還看見「不服從組織分配的是漢奸」的標語。

到不了晉東南，再繞道北上的抗大總校，在副校長羅瑞卿的率領下，經過二千五百里的跋涉，到達陳莊來了。一九四〇年二月，總校到晉東南去後，又回到陳莊來。

初到陳莊的總校，爲了收買人心，曾經發起過「幫助人民秋收運動」，在田地裡有一二天的時間，會看見不少的青年軍人，蠕動於田野之間；這算是那些聰明的先生們，善於扮演的好戲，也就是權術的開端！

到了敵人後方的抗大，和他在延安時所講的「統一戰線」，已經大大的不同了！他們教育的不是到各個角落去的學生，而是非到八路軍去，非到邊區的下層工作中去不可的口號！所謂「抗日高於一切」，變成「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見抗大特別黨部全體代表大會時的標語）生硬地把我們這些動搖份子（？），加上工農幹部的頭銜！正因爲這樣，更刺激了許多有正義感有血性的伴侶，他們都不願意給野獸們強奸其意志；不滿意抗大的狂瀾，雖在他們高壓下，也普遍地滋長起來！

剛到陳莊不久，我們的連隊裡，無風起浪地，傳出了不論什麼人都要在八路軍工作的消息，那些小黨員們，更有聲有色的引着二分校的例子，企圖恐嚇手段的成功！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我們畢業的時間到來了！學校希望着的大批淪陷區的青年，卻好像沒有看見抗大的招牌似的，任憑學校當局力竭聲嘶地叫破了喉嚨，事實却只給予以失望的回答！

在失敗的悲憤下，他們也會用過激的力量，向工農的身上着想！結果，又是失敗的懷喪！最後，用

「邊區政府」的高壓，要求各鄉鎮保送，來了一個多月的工夫，組成了不滿兩隊無知無識的「壯丁」，因為沒有學生的緣故，不得已，搬到晉東南去，在晉東南，他們同樣的失望，無可奈何，只得把各區域裡的工作人員，抽調來校，勉強地支撐面；所謂抗大第六期就這樣在晉東南開學了。

他們爲了就地吸收青年，用盡了苦心，在華北的每個角落裡施行攔騙；於是，第一分校在總校到晉東南後，遷到晉東去，改爲山東分校。

所謂「冀中大隊」，「冀東抗日學院」，都是爲了同樣的任務，在華北各地伸出他的魔手！

現在，在華北，所有八路軍足跡所到的場合，他們都滿布着抗大總分校，企圖在巧立名目之下，收到腐敗青年的效果！這同敵偽組織下的宣傳班，真是異曲同工啊！

女大風光

(延安特約通訊)
杜根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桃花江畔……一羣羣的舞女，都穿着短短的舞衣，紅紅綠綠的裙兒，蓬鬆的頭髮，微露的酥胸，雪白的大腿，浪漫的曲線，與金黃的夕陽，交相輝映……姐姐，回頭是岸啊！

一、「女大」縱橫談

跨過百多米崎嶇不平的滄涼山小路，沿着延河上去不遠，就是八路軍的參謀部所在地——桃林。這兒有幾百多米長的一條山溝，山溝兩旁的半山裏，開着一羣窯洞，下面有三四十個矮小的黃土屋子，屋子前面，生長着百十來株零零落落的桃樹，再向前走三四百米，便可看見半圓形的三三百個窯洞，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了！

「女子大學」，這是多麼耀燦的招牌呀？多麼富有迷人吸引力啊？在沒有進過「女大」，要想一嘗大學滋味的，一般頭腦不太冷靜，而富有情慾的年青的女同胞們，這個時髦的漂亮的美麗的名字，或許要從欽仰羨慕，而渴想著進去吧？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在未到延安未入「女大」之前，對於「女大」的憧憬，是充滿着幻想的，簡直可以說，我把「女大」認作了天堂，然而，我在那兒住了十八個月，親身所感受到的，恰與我所想像的相反，一夥熱騰騰的心，漸漸的變成冰一樣的冷了！我是上了當，受了騙，一時墜入萬劫不拔的深淵！

在沒有開學前，（去年四月），我就搬進了學校，六月一日開始上課。在沒有上課前兩個月當中，整天都是為挖窯洞的工人做飯呀，洗衣服呀，搭柴呀，忙得要命，簡直沒有一點時間去做自修的工作，然而，又不敢表示一些不滿，否則的話，一切「動搖份子」，「搗亂份子」，「破壞份子」……的大帽子，就拿到你的頭上來！

「女大」的校長是王明，很少到學校裡來，我當了一年多的「女大」學生，就只見過他三次，學校裡

一切事務，都由副校長柯立芝負責；陳昌浩老婆任教務股股長，訓育股股長是娜姬，聽說她是剛從蘇聯回來的；總務股股長是孟慶樹（王明妻），秘書室主任郭清；「女大」同學會總幹事，是有名的交際花——夏格非。除了一，二，三，四，五，六班之外，還有高級班，陝甘班，特別班等。一二班是由黨校和婦訓班（即婦女訓練班）編成的；三四班是抗大五大隊一二隊女生隊轉來的；五六班成份很複雜，有的是新生，有的是各個工作部門中調回來的。各班人數也不平均，有的才一二十個人（特別班陝甘班），有的三四十個人，而最多的有七八十個人；文化程度，年齡，也差得很遠，有的十三四歲的小妹妹，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太婆；我記得有一次，聽馮文彬先生講「兩性問題」，有兩個五十七歲同五十九歲的老同學，她們也與高采烈的去聽，而且聽得津津有味！

課程當然不出馬列主義的範圍：一切的文化工作，報紙，圖書，雜誌，都繞着這個軸心而進行；什麼「只有矛盾而後才能統一」，「只有階級鬥爭才能消滅階級」，「只有共產黨才能支持長期抗戰到底」等等，破壞抗戰，破壞統一的歪曲理論。同學們雖不滿，然而，大家都知道她們間諜組織非常嚴密，鬥爭會非常厲害，所以，只好吞聲忍氣的不響！

待遇是非常難過的！我有好幾次，病了三四天不能吃飯，我們班主任，指導員看都不來看，稀飯也不送來；有一次脚痛，從醫務所診斷回來，爬了半天，才爬到半山，（我們的宿舍都在一百多米高的山上（磧硯））那陣，恰巧碰見了我的級主任從山上下來，我不知怎樣幸運，她隨意的問我一聲：「同志，脚痛嗎？」

「『謝謝你，主任，是』我忍着痛苦，冷冷的答覆了她：她去之後，心裡禁不住非常的難過，眼淚自然而然的成串下落！我想：『我從前無論在那個學校裡面，都沒有遭遇這樣冷酷無情的待遇！』」

津貼費，每月只發一塊票子（一元），還要七捐八捐；什麼晚會呀，慰勞會呀，八路軍寒衣呀，總之，每月一元津貼，你總得不到二角錢買塊肥皂來洗衣服。

醫務所的醫藥費，貧乏得可憐，醫生又缺乏經驗（因為都是剛從衛生學校六個月畢業出來的），以至同學們一生病了，就不容易好。去年年底，醫務所統計全校員生七百八十六人，治過病的倒有四百六十餘位；其中以貧血病為最多，月經病次之；因醫藥缺乏而病死的也不少！唉！大學，堂堂皇皇的大學啊！

二、「桃花江」畔

延安的氣候，是大陸性的，雖然已經是七月，天氣還非常酷熱，一陣陣的乾燥的風，令人怪難受！同學們在山上跑來跑去，每次都跑得臭汗淋漓，澡塘又排得要死，而且，一個禮拜才洗一次；所以一到中午，同學們就成羣結隊的跑到校門口的桃花江（註）中去；少數穿着游泳衣，大多數的同學，都穿着襯衣襯褲，紅紅，綠綠，白白，皙皙，像一羣鴛鴦似的，在「桃花江」中漾漾蕩蕩，令人看到有點肉麻。兩岸的通安塞大道，經常有成羣的人在那兒觀看，但，同學們也不以為意。因為她們都是司空見慣的。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在「桃花江」畔，便可以聽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練習跳舞的口令；

一羣羣的「舞女」都穿着短短的舞衣，紅紅綠綠的裙兒，蓬鬆的頭髮，微露的酥胸，雪白的大腿，浪漫的曲線，與金黃的夕陽，交相輝映，好似天女散花，又像蟠桃會上的仙女；兩旁就是一「抗大」「女大」的同學，挨肩擦背，擠擠擁擁，凝着神，定着神，在那兒賞玩！數十分鐘的練習完畢，便各找各的朋友，各找各的愛人，在延水河邊，青紗帳裡，（即高粱叢）歌唱着；歡樂着，或慢慢的散着步，談着她們甜蜜的情話，或在蔥鬱的林木裡，享受着她們所謂社會的交際；直待「月上柳梢頭」才各分散回校！

這就是自由天眞革命的戀愛呀！

（註）「桃花江」是「聰明人」取的名字，因為，附近有桃林，「女大」後面還有桃林山，於是，「女大」前面這一段「延水」便龍賜這個雅號。

二、再論「游擊戰」

牛其的先生們：常誇自己是游擊戰的老祖宗，游擊戰術是他們發明的，什麼麻雀戰呀化整為零呀？吹得好不起勁！所以，我們課程裡面，這個金科玉律的課程，也不能缺少；然而，他們早學會了馬克思的辯證法，把游擊戰術應用到各方面去，他們講得神妙，同學們更是靈活，學校當局也利用這個美名，補助它的經費，「打破自私自利」，「發揚革命友愛」等等口號，是特別唱得響亮的！我今年家裡過來了五十塊錢，不上一個禮拜，就被游擊去了！不但這樣，而且日常所需的東西，也是一樣，你不用，同學們就不

高貴的游擊去了！「游擊戰術」的另一用意，就是向異性「進攻」！「女大學生」就成了全延安游擊戰術的訓練目標，尤其是中共的老幹部，「游擊」得特別利害！「抗本」「魯藝」「馬列學院」的同學們，也不示弱，而我們的同學，也是毫無顧忌的。於是，桃花山上，蒼嶺之巔，青紗帳裡，延水河邊，都成為「游擊戰士」良好的戰場。這並不是我故意說得這樣肉麻，事實如此，我想每一個到過延安，進過「抗大」「女大」的同學都知道的。

我未到「女大」之前，已聽到一齣悲慘的戀愛話劇，就是：中共中央的老幹部王立功，因戀愛事件，槍殺了一位陝公女同學劉露茜。當時，我不太相信。現在，我親自見到了又一齣悲劇，比上一齣悲慘得多！悲劇的主角，是中共的老幹部，為大奸滑毒險的林XX，女的是胡小姐，另外還有一位胡小姐的朋友A君。去年春天，我接到A君的一封信，便同胡小姐到延安去；到建後，即編到五大隊。A君是一位純潔天真爛漫的青年，胡小姐是一位溫雅美麗的姑娘，胡小姐年紀十七歲，同A君是同鄉，又是中學校的同學，當然，在情感上比較接近。到延安後沒有一個月，那姓林的，因為見了胡小姐的美麗，就起了毒辣心腸；同時，他也知道胡小姐有一位知己的同學A君，於是，他想出了一條詭計，調虎離山，先把A君調到前方工作，斷絕他倆的關係，然後用欺騙的手段，引誘胡小姐入彀。那時，胡小姐還在夢裡，你想，一位純潔天真年輕的女郎，那能知道他的詭計，而不入他的圈套？果然，到了去年秋季，竟給他們用「黨員服從黨」的口號說服了，他勝利了，胡小姐居然做了他的愛人了。然而，胡小姐仍在五里霧中，而

他倆度着甜蜜的光陰，大概有三個月吧？到了今年春天，那姓林的又愛上了別個，竟公開的與胡小姐脫離了關係。你想，一個年輕的，沒嘗過社會辛酸味的女郎，受了這樣打擊，那有不氣憤的？那有不悲憤的？不到數天，竟病的不省人事。A君已覺悟中共的罪惡，回到西安，寫信給她，她接到A君的信，才知其中底細，都是林××搞的鬼！他才覺悟共產黨的罪惡，因悲憤，加重了他的病；後來，不幸於四月間病死了！她臨終的時候，仍嚙她的最後一口氣，向我忠告：「姐姐，回頭是岸啊！」

荒涼的「藝術之宮」

俞 謙

……於是，在「培養藝術幹部」，「建立抗戰藝術」的美名下，借用了他們曾經用大罵逼上梁山的魯迅大名，在荒涼的陝北，成立了這所「藝術之宮」！

「走出延安城，向東跨延水，在東關外，就是一望數百頭的飛機場，沿着一直去的汽車路，大約七八里路，你就可以在綠蔭裡，發現了一個小鎮，倒也人煙稠雜，市聲複沓。

不遠市鎮中心，有「家大書」合作社的商店，從這兒，往左延長着，條山嶺，溝口，一片平原地上，濃密的樹蔭，擁抱住三所雕緻的洋樓，屋頂上的十字架，很快的告訴你，這兒是「主耶穌」的教堂。但是，海難過後，滄海成了桑田，講「博愛」的天主堂，今天却成了講馬列主義的傳習場——所謂「魯迅藝術學

院

據說，這裏是青年法國僑民的傳道處，它也是漢帝國主義殖民綫上的一環。天主堂裡的神父，兼管着棉花、菸草，皮革的本買賣，雄厚的資本，嚴密的採買網，使他成爲操縱陝北經濟的托辣斯，搜刮陝北富源的事體，大概在一九三四年吧？劉XX崛起陝北，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於是，這位法國神父，匆匆地逃了數年積蓄，帶了門徒東渡黃河，經山西，輾轉到天津，趁輪回國去了。留着的這座教堂，也就給人「共」了。幾年來，它就「直作着XX主義的學校，什麼黨校，訓練班，不斷地佔用着；現在，才成立了比擬適合身份的「藝術之宮」！

「魯藝」的成立，在陝北是比較遲的。當一九三八年夏天，正是抗大，陝公的鼎盛時期，大批東南沿海各省的青年學生，因爲失掉了家鄉，失掉了學校，便都同這神秘的西北角上湧來；在這股人流中，有很多藝術人才，包括戲劇，音樂，繪畫，與文學等各門職業家，與專科學校學生，把這些人，也排在這「一二三」的訓練，是有點不倫不類，共產黨不肯放過機會，於是，在「培養藝術幹部」，「建立抗戰藝術」的榮名下，借用了他們曾經用大罵逼上梁山的名，在荒涼的陝北，成立了這所「藝術之宮」。

初期的院址是在北門外。十幾座平房，與一百多個窯洞，就是全部校舍。後來，因爲再三擴大，原有地點不够用，去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就遷到這個幽靜的處所。

魯迅藝術學院的院長，第任是沙可夫，他在去年夏天，領了一批學生上河北去了。繼任的是趙毅敏；不久，又換上三位現在的院院長，是中共五老頭子之一的吳玉章。聽說吳老頭子很忙，所以不常到校。魯院的內政外交，實際上都由周揚一人主持；另外還有中共所派的院政治委員，作為魯院教育的政治上的保障者。

魯迅開辦的時候，只有三系：戲劇系，音樂系與美術系。半年後，應時勢的需要，又加上了文學系；文學系，系主任由周揚兼任。開辦的時候，似乎很熱鬧，曾經請到了田軍、沙汀等，一班頗為知名的作者當教授，但不久也就冷落了，田軍等早就遠走，現在祇剩下新從蘇聯歸來的蕭三同何其芳在撐場面。艾思奇與丁玲，據說也有時去上上課，他們的課程，有世界文學史，文藝創作講座，名著研究，以及中國文藝運動等。每天授課時間很少，主要的是自己閱讀，開小組討論會，與埋頭創作，小組討論，尤其佔着學習生活上最重要的地位，像「舊形式新內容」、「民族形式與民族化」……等問題，早在學生嘴角上滾的熾熱，討論時候，教員都列席，在一塊發言，像同學，也像在上課。不過討論總是沒有結果的！

平常時候，學生都是在宿舍裡，有的睡在炕上看小說，有的伏在桌子上寫東西，不上課的日子，早上可以睡到十一點，晚上也可以用功到深更半夜，假如你看一本小說到了愛不釋手，或者忽然文思泉湧，急求完稿的話，這裏是沒有什麼時間限制的，因為，文學家的生活，據說是應該浪漫的呀！

美術系最不賣座，學生最少，大概因為一個進美術系的學生，不能不有點真實本領的緣故吧？美術系

的名教員，是湯萍（本刻）與胡考（漫畫），他們的功課，注重在創作實習，自我教育，此外，就是應付紀念節，佈置歡迎晚會，開展覽會了；延安市上的藝術標語，與牆頭漫畫，也是我們的功課。

吊而很當的幹戲劇。如果說，文學系與美術系的學生，生活雖然散漫而還比較隱蔽的話，那麼，戲劇系的學生生活，是公開的散漫生活了！他們與她們，大概都是活潑好動的，坐不定，立也不安，沒有課就成天到外跑，不是進館子去「打游擊」，「就是在大門外的小溪旁邊」，發瘋似地讀台詞，演習台步；他們與她們，彼此談話，也常常用「台詞」，或者裝了老頭子招呼孩子，或者模擬着愛國青年的口腔：你在他們生活圈裏，儘會找到很多發噱的材料！他們的功課，有好幾項，有什麼戲劇理論，劇本寫作法，導演研究，化妝術，舞台裝置等等，不過，這種課，都不大上，因為他們太忙了，時常要去佈置晚會，歡迎來賓，操練排不完的戲，所以，功課往往在一大演出後，作總檢討的時候，帶硬講講，系主任始終是張庚，教員有王震之，塞克等；過去，據張庚說，學生創作，熱情很高，差不多每天要產生幾個新劇本：現在，沒有這樣的盛況了，閉門造車，究竟是什麼興趣！

音樂系，這一向是女學生的隱集場，男學生常佔不到一半，系主任是洗星海，教員有杜矢甲，向隅等。每天早上，這山谷裡的荒山坡上，就放盡着「啊，伊，鳴，嘸，啞」的練習音。白天你也時常可以聽到她們在獨唱與合唱。練習，不成調的創作也很多，上口的曲子也不少，延安流行的歌曲，大都為這裡唱出去的；不過，他們拉着「貫的偏狹的宗派主義」，不肯輸出，你說他像不像藝術之宮呢！

不過，魯藝的學生，倒是像個型的「藝術家」！這是一個標準的「魯藝學生」：上身穿着西裝，頭戴一頂褪色的「史太林帽」（就是蘇聯的紅軍軍帽，八路軍也戴這種軍帽）下面是一條軍褲；天冷的話，還綁着付難看的綁腿，底下是雙百貨攤上找不到的破皮鞋；他的手，是尖尖的，頭髮是長長的，而臉孔却是多天沒有洗（因為天冷找不到熱水！）！走路的時候，兩手揮在褲袋裡，一邊走，一邊在抽煙，坐下來，右腳放在左膝上，嗒呀蹣的，狀貌非常安閑！

「開爭會」上

周翔舞

每個人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套，「嚴辦」是每個發言人的結論。……在茫茫的黑夜裏，在兩隻盒子炮的挾持下，他走向遙遠的黑暗裏去，永不回來！

傍晚時分，靠近山麓一家農家，在夕陽的餘光下有一群歸巢的烏鴉的行列，步伐整齊的走進院落，經過一番整理，在一聲「坐下」的口令下，這箇來個人便一行一個看一個的平坐在地上，一時鴉雀舞塵。這一群人前面，正放着一張長方形小桌，上面鋪了條白毯。桌子的左邊，放着三條短凳；農家牆壁上，新貼了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

「反對兩面派（下）」

「反對冒充××黨員的托匪行爲！」

「反對誘惑青年的敗類！」

「破壞學校就是破壞××黨！」

最惹人注目的，要算貼在標語當中，一方一方的方塊紙上，寫着六個方塊字：

「思想鬥爭大會」

正當這一行字下面，站着我們隊上的政治指導員，他的一雙三角菱形眼，骨溜骨溜不住的望着院門外的一條新大路。

不一會，三個大夥，很優閑地從路上出現了。他們慢慢的踱進院落，其中的兩位，嘴裡還正嚼着烟。「立正」：隊長很洪亮的一聲口令，坐在地上的一羣，很快的立了起來。來的是大隊部的政治委員，宣傳股長，以及總理員，隊長同他們行了個舉手禮，三人點頭還禮後，就在這旁邊的凳子上坐。接着我們一羣人也坐下了。於是，指導員回頭一聲大喊：「把他帶出來！」

就在這農家最右邊的一間敞敞屋裏，走出一位二十歲的青年，後面緊跟着兩位身佩盒子砲的武裝同志。這位青年衣著很狼狽，眉頭緊鎖着，但是精神倒還很好。他走到棹子的右方，站住腳，向政治委員，宣傳股長，和總理員行了禮，三人半理不理的輕微點下頭。他（以後我們就叫他A同志吧），放下行禮的手

看了看牆上的標語，隨即慘痛的笑了笑！

羔羊既然已經在面前，處決便開始演了。

值星官宣佈了開會，接着就是主席報告，指導員很敏捷的站到牆上，四隻大眼袋裏很威嚴的同樣正面放着他那雙角色的眼睛，看了四週一下，判決試式的報告，聽着同志們。A同志自從到我學校以後，他一貫的表現，就是介紹女同學，誘惑青年，並且冒充X黨員，破壞學校，這些事實，同志們知道的比我更清楚，現在請發言。

他剛說完，馬上從人叢中一角，發出大聲「報告」，同學的眼睛都不約而同的向那一角掃去，站起來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X黨支部委員（我們以後叫他P同志）！這時他盛氣凌人地一聲咳嗽：「同志們！今天我們來檢討A同志，主要根據客觀的事實，來證明他的行動的錯誤。同志們，大家都知道，A同志剛到個月來，一貫的表現，就可斷定他是有特殊的任務，才來到抗大的。現在，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他：他冒充共產黨員，以進行拉攏青年，阻止青年參加組織，這些陰謀破壞，都有鐵的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說破壞學校，就是破壞X黨，破壞X黨的，就是漢奸，托匪，我們對於漢奸托匪，就要嚴重的處置他，所以，我們要求組織嚴辦這個敗類！」他說完了，就很得意的坐下去。這個時候，會場又歸於寂寞。於是A同志乘機發言了：「報告主席，我有發言權嗎？」指導員沒敢回答，回頭看看政治委員，政治委員點點頭說：「可以！」

「那末，我就來答覆P同志的發言」A同志態度很激昂，以致于臉孔都漲紅了：「剛才P同志說，我是負特殊任務來抗大的，我不知道，他的『特殊任務』是指的什麼？其次，說我冒充××黨員，我為什麼要冒充呢？來究竟根據什麼說的？」A同志說到這裏，回頭指着牆上的標語道：「這些標語，究竟是根據什麼寫的？」

這時，下面的小黨員一片呼聲：「不准他說，不准他說！」有的喊：「停止他的發言權！」

「好了，A同志！大家不准你說，請你停止說話！」宣傳股長，聲色俱厲的也來制止。

「好，不說就不說！」A同志很爽快：「但是，請股長允許我在大家發言以後，讓我作個總的答覆。」顯然，這是A同志最大的讓步了。

「再看看吧；不過，至多不准超過五分鐘。」宣傳股長很油滑的允許了。

於是，小嘍囉們又是「報告」「報告」的大肆「發言」了。可是再也沒有什麼鐵證，來證實A同志的罪行，每一個人差不多是同樣的一旁，「嚴辦」是每一個發言人的結論。

戲到這兒，已經沒有繼續演下去的必要了！大多數的台下人，雖然「肚子一抱不平」，但也毫無辦法：除了伸呵欠，對A同志無限同情外，也只有低着頭，默然不作聲。宣傳股長見這樣下去，已無好戲就拿，出他的導演本領，很大方走到桌子前面，向大家說：「剛才，看見大家對這次鬥爭會，熱烈的發表意見，這就表示着大家對母校的關心愛護，這種熱情值得表揚的。現在，時間不早了，A同志也不必再做總答覆

了。剛才，同志躊躇發言，就像鐵鎚打錫子一般，證明了你的行爲，你的人格，在羣衆中早已粉碎！所以，你也不必再辯說了！」說到這裡，就回頭對大家說：「A 這位同志，我們不承認他是我們的同志，更不許他混跡在我們革命的隊伍裡，所以我們應該送到總政治部去審問！同志們，同意嗎？」

「同意！」小嘎嘯們齊聲響應；他就含笑點頭：「好，那麼就這麼辦！」

接着，協理員走到桌子前面說：「同志們，今天我們把隱藏在我們隊伍裡的破壞份子，湧刷出來了；今天這個鬥爭會的主要目的，在於教育我們自己，提高我們的警惕性。剛才，同志們對 A 同志的處理，我都同意」。

協理員說罷，指導員又去請政委訓話；政委表示不必再說。於是回頭對兩位武裝同志說：「那末，就把 A 同志送到團部去！現在散會！」一羣人就肅然散去；留下 A 在茫茫的黑夜裡，在兩枝盒子砲的挾持下，走向遙遠的黑暗裡去，永不回來……

作者介紹

(附頁)

馬季鈴君：現年二十三歲，浙江嘉興人，本書「陝北烏賊」，「沒有太陽的延安」的作者。他，本來是個謹言慎行，溫雅熱情的師範生，爲了抗戰，爲了想貢獻更大的力量給祖國，給殘廢的廣告引到了東方的「莫斯科」，在「民主」，「幸福」，「自由」無限制的壓制下，身體快給壓癱了；現在，他站了起來，抖落了一身的灰塵，告訴我們：「一切好聽的宣傳，就是這麼一回事！」

丘心源君：現年二十一歲，廣東梅縣人，本書「行路難」，「唉，安塞」，「解放社」的作者。中學畢業後，就在一個小學校服務，因爲太愛好真理，「自由幸福」的字句，在各種報紙雜誌上誘惑着他，當抗日戰爭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爲了貢獻最大的熱誠給祖國，從遙遠的百夢，奔向喧騰着的「國防教育機械學校」——抗大。不料，披着縫眼的大衣的軍政大學，裡面竟是藏污納垢之所，他終于驚醒了，却已是遍體鱗傷！

馬湘藩(帆)君：現年三十八歲，浙江嵊縣人，本書「蟻龍點滴」的作者。抗戰的烽煙，燃燒起青春他的烈火，從天堂的東南，跑到凋殘的陝北，爲的是學套革命的本領，回家真給鄉里；想不到，受盡了折磨，受盡了「鍛鍊」，只感到：「人是要老的，青春是不再回的！」他走回了他的路。

陝北特寫

黃明灼君：現年二十九歲，湖北黃崗人，本書「開荒」的作者。鑒於故鄉人民的生活，不適合他的理想，尤以少數軍政人員對老百姓的傲慢，更使他對現實不滿；同時，在各種報章雜誌上，又欽羨着所謂邊區人民享受的「民主權利」，「民生改善」；于是，二十七年秋天，給抗大的招生廣告吸引了去了。但是，理想還是理想，事實還是事實，他出來了，數年來的幻想也給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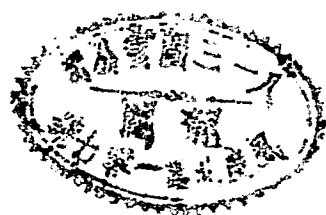
何茂生君：現年二十五歲，廣東遂溪縣人，本書「抗大，所謂革命的重工業」的作者。「出身在測量學校，而奔馳在青翠的南國山林田野間的他，因為抗戰烽火更灼熾了他胸中的熱血，再也不能忍耐下去，所以離開測量生活以後，徘徊在被轟炸中的廣州，被一個嬌豔的護婦勾引到陝北的山溝裡去……」這是何君的自我介紹。

杜根君：現年二十七歲，廣東紫金縣人，本書「女大風光」的作者。他說：「我自廣東省立三中畢業後，會經過了一年多的粉筆生涯，也會在軍隊中混過三四年。「七七」事變後，在家鄉抗敵後援會從事救亡工作。因為受了南國腐敗政治的刺激，加上朋友慫恿，廣告的引誘，就離家北上；在二十七年十月間，竟做了抗大的學生。在那兒混了一年多，目睹了共產黨種種罪惡；今年二月間，設法離開陝北，又回到三民主義的懷抱」。講到這裡，杜君長嘆一聲：「回憶一年多來的憧憬，真是令人無限惆悵！」

俞謙君：現年二十七歲，浙江杭州人，本書「荒涼的藝術之宮」同「安吳青訓班」的作者。一張白哲的

臉孔，一副好嗓音。曾在浙江大學肄業。抗戰後，加入一個劇團工作，爲要要求藝術深造，「進了這個（魯藝）野鷄學院」俞君說，「學會了吊兒郎當」！最後，他莊重地說：「我要從新打根基」。

周翔鏗君：現年三十六歲，山東膠縣人，本書「鬥爭會上」的作者。「平型關大捷，八路部神妙的游擊戰術……大批眩目的宣傳品，把我引誘到了陝北，」周君說，「結果，得到什麼呢？滿肚的悲痛，與不清不白的罪名！」



陝

北

特

寫

：書圖版出 社 版 出 心 中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施程序

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定價 二角

(總理遺教教程全集第一種)本社編印 總理遺教教程全集，計分八種：第一種總論——三民主義之實施及其程序，第二種三民主義，第三種心理建設，第四種倫理建設，第五種社會建設，第六種政治建設，第七種經濟建設，第八種總理自傳。每種印成單行本，陸續出版。本全集係將 總理全部遺教，分類提要，詳加闡揚，作有系統之彙輯，為各級學校之精要教材，與私人研究之系統讀物，並提供教授法要點，輔助研究者選擇參攷材料。

新四軍事件真相

三角

中共秘密

一角

晉冀各省不幸事件

一角

兩年來的中共

一角五分

中共內幕

一角五分

毛澤東談話的檢討

一角

(廣東曲江風度北路)

總經售處：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代售處：各地文化服務社

各大書局

廣東圖書雜誌社在廣州發給第一八號審查証

陝北特寫 全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一一三〇〇〇)

實 售：每 冊 六 角

著 者：馬 季 鈴 等

出 版 者：中 心 出 版 社

總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廣東韶關風度北路)

BC
53
5